



六經定法 答門人問
痢問繫綱
女科要訣
痘疹真詮

+ 武
397
55

明
武
號
卷

六經定法

進賢舒詔馳遠著

太陽病。頭項強痛。腰背骨節疼痛。惡寒發熱。此為太陽經証時有

微汗者。為風傷衛。法主桂枝湯。以驅衛分之風。桂枝白芍

大壯熱無汗者。為寒傷營。法主麻黃湯。以發營分之寒。麻

桂枝杏頭身疼痛。發熱惡寒。不汗出而煩燥者。為風寒兩

傷營衛。法主大青龍湯。營衛互治。風寒並驅。麻黃桂枝杏

大棗石膏。若非煩燥。石膏不可用。太陽邪傳膀胱。口渴而小

便不利。此為太陽法主五苓散。以去腑邪。猪苓茯苓白朮澤

不利氣化不行。病在氣分。不可用猪苓。膀胱有尿熱邪入



而搏之則少腹滿為蓄尿若無尿熱邪入無所搏則有為蓄尿過多膀胱滿甚脹翻出竅尿不得出脾脹異常者名

為廕閉不可用五苓愈從下利其脹愈加而竅愈塞尿愈

不得出法宜白蔻宜暢胸膈砂仁半夏醒脾開胃肉桂化桔梗提生

姜升散如壺吸蓋使上焦得通中樞得運而後膀胱之氣

方能轉運斯竅自順而尿得出若少腹硬滿小便自利者

為膀胱蓄血詳見太陽上篇

陽明病前額連眼眶脹痛鼻築氣而流清發熱不惡寒此為

陽明法主葛根以解陽明之表口燥心煩汗出惡熱渴欲

飲冷此熱邪漸入法主白虎湯以撤其熱石膏知母張目

不已歸陽聲音响喑口臭氣粗身輕惡熱而大便閉者此熱邪

法主小承氣湯微蕩其熱畧開其閉大黃枳實厚朴加之胃

實腹滿微發讖語者可以調胃承氣湯以蕩其實而去其

滿大黃芒硝更加舌胎乾燥噴熱如火痞胸腹滿胸腹實胃

按便閉燥乾結堅石硬與夫狂讖無倫者法主大承氣湯急驅

其陽以救其陰大黃芒硝

少陽頭痛在側耳聾喜嘔不欲食胸脇滿往來寒熱此為

經証法主柴胡湯以解少陽之表柴胡半夏人參口苦咽乾

目眩此為少法主黃芩以瀉少陽裏熱

太陰腹滿而吐食不下時腹自痛自利不渴手足自溫法

主理中湯加砂半。人參白朮乾姜甘草砂仁半夏若胸膈不開飲食無味

而兼咳嗽者乃留飲為患。法宜理脾滌飲。黃芪白朮砂仁白蔻半夏乾姜

若由胃而下走腸間。瀝瀝有聲。微痛作泄者。名曰水飲。即

前藥內加附桂。若由胃而上入胸膈。咳逆倚息。短氣不得卧者。名

曰支飲。即于前藥內加故紙益智。若由胃而旁流入脇。咳

引刺痛者。名曰懸飲。即于前藥內加芫花。若由胃而溢

出四肢。痺軟痠痛者。名曰溢飲。即于前藥內加虎骨威靈

加附子。又有着痺行痺二症。痛在一處者為着痺。與溢飲相

似而証不同。乃為火旺陰虧。熱結經隧。赤熱腫痛。手不可

近。溢飲不熱。法宜清熱潤燥。人參竹瀝生地阿膠天冬玉竹若

赤不熱。法宜清熱潤燥。人參竹瀝生地阿膠天冬玉竹

身目為黃而小便不利。不惡寒者。為陽黃。法宜茵陳五苓

散。若腹痛厥逆。身重嗜卧。而發黃者。為陰黃。法宜茵陳附

子湯。人參白朮茯苓附子乾姜茵陳

少陰。真陽素旺者。外邪傳入。則必協火而動。心煩不眠。肌

膚燥。神氣衰減。小便短而咽中乾。法主黃連阿膠湯。分

解其熱。潤澤其枯。黃連黃芩白芍阿膠雞子黃。真陽素虛者。外邪則必

協水而動。陽熱變為陰寒。目瞑倦卧。聲低息短。少氣懶言。

身重惡寒。四肢逆冷。腹痛作泄。法主溫經散邪回陽止泄。

附子乾姜黃芪白朮半夏砂仁故紙益智

厥陰有純陽無陰之証。有純陰無陽之証。有陰陽錯雜之

証。張目不眠。聲音响亮。口臭氣粗。身輕惡熱。熱深厥深。上攻而為喉痺。下攻而便膿血。此純陽無陰之証也。法主破陽行陰以通其厥。喉痺者用玉竹天冬麥冬石膏雞子白便膿血者用生地阿膠黃連雞子黃

雞子甘寒潤燥其白象天輕清上浮用治上燥其黃象地重濁下降而潤下燥 四肢厥冷。爪甲青黑。腹痛拘急。下利清穀。嘔吐酸苦。冷厥闕元。此純陰無陽之証也。法主驅陰止泄以回其陽。附子乾姜砂仁半夏黃芪白朮吳萸川椒

中急痛吐利厥逆。心中煩熱。煩索冷飲。飲而即吐。煩渴。增腹痛加劇。此陰陽錯雜之証也。法主寒熱互投以去錯雜之邪。附子乾姜砂仁半夏黃芪白朮吳萸川椒

凡病總不外乎六經。以六經之法。按而治之。無不立應。

一經見証。即用一經之法。經証腑証兼見。即當表裏兩解。若太陽與陽明兩經表証同見。即用桂枝葛根以合解。兩經之邪兼少陽。更加柴胡。兼口渴而小便不利。即以三陽表藥加入五苓散之中。兼口苦咽乾目眩。更加黃芩。兼口燥心煩渴欲飲冷。當合用白虎湯于其間。併三陽表裏而俱解之。若三陽表証與三陰裏寒同見。謂之兩感。即當用解表于溫經之內。若裏重于表者。但當溫裏不可兼表。無論傳經合病併病。陰陽兩感。治法總不外乎此。

病有陰陽之辨。不得其法。無從分認。即如舌胎乾黑。芒

刺滿口。皆有陰陽之分。有為少陰中寒。真陽遭其理沒。不能薰騰津液。而致舌胎乾黑。芒刺滿口者。法當驅陰。救陽。陽回則津回。方用附子乾姜黃芪白朮半夏砂仁。故紙等藥。其証必目瞑嗜臥。聲低息短。少氣懶言。身重惡寒。此辨陰病十六字有為陽明火旺。燥乾津液。而舌胎乾黑。起刺者。法當驅陽。救陰。陰回則津回。方宜斟酌于白虎承氣諸法。以消悉之。其証必張目不眠。聲音响。口臭。氣粗。身輕。惡熱。此辨陽病十六字 凡辨諸証總不外此陰陽各十六字

又如厥逆一証。亦有陰陽之分。凡四肢厥逆者。外見張目不眠。聲音响。口臭。氣粗。身輕。惡熱之証。為陽厥法。

主破陽行陰。以通其厥。若外見目瞑倦臥。聲低息短。少氣懶言。身重惡寒之証。為陰厥法。主驅陰散邪。以回其陽。

又如讖語一証。原有陰陽虛實不同。經言實則讖語。虛則鄭聲。在陽明為實証。為讖語。乃陽明胃實。燥結不通。陽火亢極。真陰立亾。而神明內亂。狂讖無倫。法主大承氣湯。急驅其陽。以救其陰。在少陰為虛証。為鄭聲。乃少陰中寒。魄汗出而不利。氣虛陽脫。神魂無主。細語呢喃。錯亂顛倒。法當急回其陽。以固其脫。方用附子炮姜人參黃芪。茯苓白朮。故紙益智等藥。二証陰陽均以上十六字訣辨之

又如煩燥一証陰陽互關。曰陽煩陰燥。又曰煩出于心。燥出于腎。其實不然。煩者未有不燥。燥者未有不煩。煩燥皆同。而証之陰陽不同。有為少陰。少陽。身熱多汗。而煩燥者。乃腎中真陽隨汗而浮越于外。法主附子炮姜。黃芪白朮。故紙等以回其陽。有為陽明。熱越身熱多汗。而煩燥者。乃胃中津液隨熱而盡越于外。法主人參白朮等法以撤其熱。二証陰陽亦以上十六字訣辨之。又如昏睡一証。在少陰為陰霾盛。而陽不開。法當急回其陽。以禦其陰。在陽明為熱盛神昏。法當速撤其熱。以退其陽。其証陰陽總以上十六字訣辨之。且昏睡與不眠其証不同。

而法相同。在陽明。張目不眠者。其常也。然又有熱盛神昏之証。其人均為口臭氣粗。汗出惡熱。其法亦均當撤其熱。在少陰。但欲寐者。其常也。然又有裏陰過勝。拒真陽。隨汗外越。不得內交于陰。亦不得眠。其人均為頭懸身重。少氣懶言。其法亦均當回其陽。咽喉痛者。有火有寒。寒痛不赤不熱不腫。不作臭穢。身倦惡寒。畧可硬飯。飲水吞津。則痛甚。可食硬不火痛者。可食軟。內外俱腫。且赤且熱。氣粗口臭。身輕惡熱。水可多飲。而飯粒糝不能下。可食軟不。可食硬。打呃一証。有虛寒有實火。若胃實閉結。陽火上冲。而打

呢者真陰立盡之候也。其証張目不眠身輕惡熱法宜急下以救其陰。若脾氣虛寒健運無權氣不調達而打呢者其勢緩非死証。其証目瞑倦臥身重惡寒法宜人參白朮附子炮姜甘草半夏丁香白蔻溫中散逆。

頭痛一証六經皆有不可妄用。川芎藁本白芷細辛胡亂瞎撞法當分經用治。太陽頭痛連後腦其法分主桂枝麻黃陽明頭痛在前額主葛根少陽頭痛在兩側主柴胡太陰濕痰壅塞胸膈如天之陽氣蔽塞地之陰氣冒明頭為之痛証兼腹痛自利手足自溫法宜黃芪白朮炮姜附子砂仁半夏少陰中寒阻截真陽不得上達。

陰邪僭犯至高之處則頭痛如篋重不可舉証兼身重懶言手足逆冷法宜附子乾姜黃芪白朮砂仁故紙厥陰頭痛在腦頂蓋陰邪上逆地氣加天証兼腹痛拘急四肢厥冷。四肢作冷為逆命過肘膝為厥法宜附子乾姜半夏砂仁黃芪白朮吳萸川椒若血虛肝燥風火相煽上攻頭頂痛不可近証兼口苦咽乾惡熱喜冷法宜當歸生地黃連黃芩柴胡龍胆草。
凡遇泄瀉法屬太陰宜主理中世醫僅知分利則氣化愈傷脾土日衰陽神日陷陽光漸墜眼漸昏蒙甚至双目不開閉久生瘡而目漸壞此乃陽氣下陷不能升舉。

六經文法
羞光怕日。眼皮欲墜。津液不上。騰目中乾。瀆緊閉難開。而又謬謂泄動用火。兼之腎水不足。轉與泄火滋水。左金代木。謂之瀉南補北。益西損東。愈悞愈深。不可爲矣。法宜黃芪白朮附子肉桂補火。殖土回陽。止泄更加白蔻砂仁。宣暢脾胃。故紙益智。收固腎氣。則陽回而津自升。目開而瘴自落。有等腫人散大而眼漸昏蒙者。乃爲土敗火衰。水邪泛濫。法當補火殖土。以禦其水。世醫皆謂腎水不足。安知水有餘而火不足也。如果腎水不足。自必腫人縮小。縮小者火土熬乾腎水也。法宜壯水之主。以制陽光。

凡遇留飲不可兼滋其陰。以致陰愈長而陽愈消。脾氣愈虧不能傳布。水穀精氣所生之血皆爲停蓄。上逆而吐。勢所必至。故治咳嗽悞兼滋陰而釀吐血者。恒多皆由不識陰陽消長之理也。

凡遇嘔吐不可發汗。蓋氣上逆而下降。更用表藥助其升散。其氣必脫。法宜黃芪白朮炮姜半夏砂仁丁香吳萸故紙。

上吐下泄者。表証雖重。不可發汗。蓋爲上爭下奪。法主理中。急用黃芪白朮人參茯苓半夏炮姜砂仁吳萸。若兼腹痛厥逆。更加附桂川椒。若悞用表藥。重耗其陽中。

氣立斷陰陽兩脫

脾約一証不可發汗其人素稟陽臟多火少水惡熱喜

冷三五日一次大便結燥異常者名為脾約縱有太陽

証壯熱無汗不可發表緣其平素火旺津虧營衛枯燥

汗不可得法宜生地阿膠黑脂麻核桃肉大黃枳實

用麻仁丸今改易數味功較勝

解設不知此妄投麻桂強發其汗徒令津愈傷而熱愈

結汗與大便愈不可得表裏閉固內火加熾立竭其陰

而死矣故治病而不知救人之津液者真庸工也

統而言之凡病外無表証者俱不可發汗即如當行發

表者必察其人本氣陰陽無礙方可徑用若真陽素虧

平日惡寒喜熱慣服辛溫大便溏滑者宜加附子炮姜

黃芪白朮助陽禦表若真陰素虧平日不服辛熱大便

常結者宜當歸生地阿膠滋陰助汗燥勝者心煩尿短

身燥燥而神氣衰宜加玉竹萸仁天冬麥冬潤燥除煩

火旺者張目不眠口臭氣粗宜加石膏花粉梔子連翹

清火退熱

附案

曾醫李解元堯賓之孫裏重于表者其証身壯熱而頭

重痛又兼腹痛作泄體重惡寒起則眩暈醫家亂用發

表兼以分利數劑而病加劇。叫楚煩亂。日夜無寧。舉室倉皇無措。予診其脈。浮虛無力。觀其証。裏重于表。卽用附子乾姜半夏砂仁黃芪白朮肉桂故紙一劑而頭痛卽止。身微汗而熱俱清。次日醫者請見。予語之曰。習醫不得喻嘉言之傳。雖皓首窮經。終歸無用。此証乃少陰中寒真陽不得上達。陰邪僭犯至高之處。故頭痛如劈。重不可舉。兼之腹痛作泄。體重惡寒。起則眩暈。其裏証何等重也。裏重于表。法當專主溫裏。雖有壯熱不可兼表。况不溫其裏。徒然亂表。非惟無益而反害之。吾用姜附以回其陽而禦其陰。猶恐道遠而効不速。故用黃芪

以助胸中之陽。白朮以助脾中之陽。接引真陽上達。速于置郵。所以一劑而頭痛卽止。前此亂用表藥而汗不出。以陽虛不能作汗也。今得是劑。則微汗而熱解。蓋溫裏則陽回。兼可托表也。于是前藥再投。腹痛作泄。諸証漸減。但覺腹中發熱。李君恐附子太過。予曰。最妙。陰病難于得熱。熱則陽回。在裏之積寒積滯。從茲蒸化。易易耳。又二劑而全愈。

又醫鄧德宜。令正六經。皆見之証。初起右耳根一條筋痛。引耳中走入舌根。舌卽縮。不能言。良久方已。日發數次。詢其証。胸膈不開。飲食無味。太陰也。頭懸身重。少氣

懶言少陰也。四肢微厥。腹痛拘急。屬厥陰。且耳中亦屬少陰。舌縮亦屬厥陰。醫家不識三陰裏寒。謬用舒筋活血十餘劑。而加劇。曰怪証不可為也。延予至。即用黃芪白朮半夏砂仁補中開胃以理太陰。附子乾姜以溫少陰。之經。吳萸川椒以散厥陰之寒。一劑而諸証稍減。復于後腦及前額右髮三處各起一塊。大如蟹壳。赤熱而痛。意度其初必有三陽表証。陷入于裏。今得溫補托出。則仍見于外。于是方中加桂枝葛根柴胡。再投一劑。六經諸証。減去其半。又數劑而全愈矣。

答門人問

和。人聶希上問曰。熊子寶田。症多疑竇。先生醫可。願聞其巔末。予曰。見理確而奏效捷。正欲暢言其中用法之妙。以示諸子也。其人真陽素虛。偶患風疹。其癢異常。風疹者。俗名也。蓋為陽虛受濕。火衰作癢。法當助陽驅濕。醫家不得其傳。謬用消風解熱之劑。致使真陽愈虛。不能禦邪。疹頓消。濕邪直入少陰。轉見頭眩身重。少氣懶言。惡寒腰痛。舌黑胎乾。刺如櫟壳。目直視而無潤色。醫者云。舌黑生刺。津液枯竭。必需人參以生津。予曰。渠識何經之病。主用人參。出自何書。不得其法。恐費人參而反殺之也。因語之曰。此

等舌胎有二。一則為正陽陽明。陽亢熱結。陰津立亾。法主
大黃芩硝急奪其陽。以救其陰。陰回則津回。再則為少陰
中寒。真陽遭其霾沒。不能薰騰津液。而致乾燥起刺。法主
附子炮姜。急驅其陰。以回其陽。陽回則津回。凡此皆非人
參之所能希。上曰。病陽明者。法當張目不眠。聲音响曉。身
輕易于轉側。惡熱喜冷。少陰為病。目瞑倦卧。聲低息短。少
氣懶言。身重。难于轉側。惡寒喜熱。以此而論。其為少陰審
矣。但又有一說。直視者。腎水垂絕之徵也。是則腎水可無
慮乎。予曰。此乃陽明之謂也。陽明胃實。火亢水虧。晁患直
視。法當急奪其土。以救腎水。少陰中寒。陽衰陰盛。故不患

水絕。晁患。直視。法當補火殖土。以回其陽。今病少陰。目直
視者。津不營目也。亦腎陽衰不能薰騰之故耳。方用姜附
砂半。芪朮甘芩。補火殖土。以回其陽。服一劑。舌潤津回。胎
滑刺軟矣。但目睛不慧。仍如故。再服一劑。明早視之。目中
水色晶瑩。顧盼如常矣。自云腹中發燒。恐附子太重。予喜
曰。休徵也。陰病難于得熱。熱則陽回。葦裏之陰。寒痰滯從
茲蒸化。易易耳。又數劑而全愈。凡三陰寒症。用桂附諸法。其後腹中微有熱象。及小便短赤者。晁妙乃陽氣來復。積陰可以盡去。俗醫不解。謬謂熱藥過燥。火從內起。恐燥真陽更退。前功盡廢。可慨也。

族門人帝錫問曰。頃看一症。脈浮而大。且弦而數。身大熱。

而多汗。口苦咽乾。燥渴飲冷。小便短赤。惡熱。腹滿不大便。頭昏欲睡。少氣而又息高。恐犯少陰脫証。不可為矣。予曰。少陰病。法當脈沉遲。惡寒。今惡熱。脈數。知非少陰。其浮屬太陽。太陽大屬陽明。弦屬少陽。身大熱而多汗者。熱越也。法宜白虎。口苦咽乾者。少陽腑証也。宜加黃芩。小便短赤者。太陽腑証也。宜合五苓。去肉桂。加滑石。燥渴飲冷。便閉腹滿者。陽明胃實也。頭昏欲睡者。熱盛神昏也。少氣者。熱傷氣也。息高者。燥結阻壅。胃中濁氣上干而喘。非腎氣發動也。宜合調胃承氣湯。因其氣弱。加人參。帝錫依法。一劑而大便通。病減其半。于是方中除去大黃。芒硝。再投一劑。諸証

盡返。但見身倦。少氣。心煩不寐。不思飲食。于是改用人參黃芪。大補其氣。麥冬。栝蒌。霜。鮮。熱除煩。砂仁。陳皮。以開其胃。數劑而全愈。帝錫復問。陽明息高。何以不死。予曰。各經氣促。無干。先天腎氣。是以不死。惟少陰腎氣發動。上逆胸中。有升無降。蓋為本實。先撥真死証也。厚溪有圖。九官者。壯盛健漢。因落井。身被水。水寒侵少陰。腹中急痛。四肢逆冷。頭重腰痛。舌胎乾。而口渴。醫家不諳六經。但據胎乾。口渴。以為火盛。誤用芩連等藥。四劑而加劇。且更息高。其兄來館問治。予曰。喘促無寧。脫証已見。不可及矣。張子恢先瞿然曰。當初我亦氣促。尚且不妨。彼何為不治。予曰。爾為

中氣不足病在太陰。無干腎氣。氣促何妨。彼病少陰。悞服
芩連。孤陽立刻。所謂本實先撥。尙可爲哉。夜果死矣。帝錫
爽然曰。可見治病總要分經。卽如舌胎一証。在陽明當救
津液。在少陰當救腎陽。昏睡一証。在陽明爲熱盛。神昏法
當解熱。在少陰爲陰霾盛。而陽不開。法當驅陰。息高爲少
陰經之脫。証其在他經。無干腎氣。故亦不死。正陽陽明直
視者。腎水垂絕之徵也。法主驅陽救陰。少陰中寒直視者。
不患水虧而患陽虛。不能薰騰津液。法主破陰回陽。凡此
妙義。皆千古不傳之秘。吾師昭然挈出。較若列眉。請識之。
俾後學奉爲指南云。

痢門絜綱

進賢舒詔馳遠著

痢之爲病。其綱凡四。曰陷邪。曰秋燥。曰時毒。曰滑脫。四者
痢門之大綱也。所謂陷邪者。六經之邪。陷入而爲痢。治法
仍從六經之例。然而陷邪。亦由脾虛。藥中當以黃芪白朮。
半夏砂仁。理脾開胃爲主。再看兼見何經之証。卽如何經
之藥。於其間。合而治之。若兼見太陽。風傷衛。主桂枝。寒傷
營。主麻黃。兼見太陽。腑証。仍兼五苓。陽明表証。兼見加葛
根。陽明腑証。兼見察其淺深。而斟酌於白虎承氣。諸法之
中。兼見少陽。表用柴胡。裏用黃芩。太陰虛寒之証。附子理

中。少陰協水而動者。溫經回陽。協火而動者。滋津解熱。厥陰純陽無陰之証。破陽行陰。純陰無陽之証。溫經止泄。陰陽雜錯之証。寒熱互用。陰陽並驅。凡此六經陷邪。以六經之法。合而用之。無不立應。又有鶩溱一証。常見陷邪之中。鶩者。鴨也。其証糞內帶清水。言其狀如鴨糞。故名鶩溱。溱法屬太陰。臟寒。主用黃芪。白朮。附子。肉桂。次實。下姜等藥。溫經散邪。以止其泄。

秋燥者。秋分之後。燥金主氣之時。涼風漸起。暑氣退而濕氣收。天氣清而土氣燥。於斯時也。人皆精神爽慧。起居咸康。然而天道靡常。時有不正之氣。混亂清肅之令。轉見暴

熱流行。謂之秋燥。人感之而為燥病。其燥上侵於肺。則乾咳失音。咽痛心煩。膚無潤澤。法宜玉竹。薤仁。天冬。桔梗。雞子白。其燥下侵於腹。則腹痛下利。裏急後重。皮毛焦。稿。索澤無汗。心煩咽乾。法宜生地。阿膠。桔梗。薤仁。雞子黃。燥與火不同。火為實証。熱盛陽亢。身熱多汗。法宜苦寒奪其實。而瀉其熱。燥為虛証。陰虧失潤。肌膚燥。法宜甘寒養其陰。而潤其燥。然又與陷邪之脾虛者不同。脾虛為寒濕。宜溫補。秋燥為陰虧。宜清潤。至於黃芪。白朮。半夏。砂仁等藥。不可用也。

凡一歲之中。六氣分司。各主六十日。謂之主氣。一之氣。自大寒至驚蟄。厥陰風木主之。二之氣。自春分至立夏。少陰君火主之。三之氣。自小滿至小暑。少陽相火主之。四之氣。自大暑至白露。太陰濕土

主之五之氣自秋分至立冬陽明燥金主
 之六之氣自小雪至小寒太陽寒水主之
 時毒者天行厲疫時氣流行人觸之而為痢外見心煩惡
 熱口臭氣粗渴欲飲冷腹滿攪痛鼻如烟燥肛門似烙乃
 熱毒內攻臟腑有立壞之勢急宜三黃陡進以救內焚加
 桔梗開提肺氣宜其壅而舉其陷腹痛自止熱毒除而厲
 疫消下痢亦自愈 此証腹痛乃肺氣為火熱所逼陷入
 腹中壅滿過甚而為攪痛其與虛寒腹痛不同虛寒者腹
 不滿喜手摩按法宜溫補重用芪朮附桂砂半椒姜等藥
 火熱內壅者其腹滿不喜熱手摩按芪朮溫補等藥毫不
 敢犯即如陳皮木香川朴等藥皆不可用惟有桔梗開提

一法投之立應芪朮等藥立殺之矣庸醫無傳不知芪朮
 之所用又不知芪朮之所禁操戈任殺造孽無涯世人那
 知其庸任其庸而受其殺可悲也已余蓋有志昌明斯道
 以救斯世不惜金針以廣其傳俾天下後世知其庸不受
 其殺是所望也其如世人不特不能聽受吾言而且誣謗
 妄加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滑脫者由病後久虛脾胃土敗腎陽衰乏中氣下陷而為
 滑脫法宜大補元氣扶陽固腎理脾健胃更加瀋以固脫
 方用人參鹿茸附子肉桂炮姜半夏砂仁川椒欠實山藥
 固紙益智蓮子肉大劑多服俾令陽回陰消脾胃強健腎

氣收固。元氣大復。滑脫自止。
痢門諸書。不知分門用法。所立方論。皆不中肯綮。不足
錄。卽如法津中之痢疾論。可謂詳哉。其言之矣。然於治
痢之道。亦未能曲盡無遺。於是不敢以學淺識陋而
苟安於相沿之黠。汶乃將數十年寤寐誠求心得。痢門
肯要。昭然挈出。分爲四綱。粗陳鄙意於其下。展卷覽之。
井然不汶。或亦可爲後學陞階之一助也。

附錄痢証治驗

予姊丈熊子麟徵。秋月患痢。証見身重欲寐。少氣懶言。
胃中夙有寒飲。喜食辛溫。此太陰少陰二經陷邪也。醫
者不諳。誤投大黃。損傷脾胃。尅伐真陽。腹痛愈甚。嘔逆
轉加。人事恍惚。神氣將離。予用姜附六君。加砂仁草果。
丁香。一服。嘔漸止。腹痛稍減。畧可糜粥。自云。醉脹異常。
予曰。醉脹者。大腸氣滯也。藟白能利之。加藟白二劑。醉
脹卽除。又云。膨脹無狀。枳榔厚朴可用乎。予曰。不可。今
爲腎氣渙散。膀胱氣化不行。腹中之氣不能升降。壅而
爲滿。若誤用行氣破氣。則真氣愈傷。壅滿愈甚。法宜收。

固腎氣則氣化行而脹自除。于是方中去薑白。加益智。故紙。數劑而膨脹俱消。痢亦漸輕。再加山藥。芡實。又數劑而全愈。

予內姪李君三秀。患痢腹中急痛。惡寒嗜臥。見食則吐。痢純白而疾甚危。群醫聚議曰。痢而魚腦者死。又曰。此為厥陰熱邪。恐加喉痺。乃投黃芩芍藥湯一劑。而痢加劇。醫告術窮。予至。即請教諸醫。何所見而為厥陰熱邪。既知厥陰熱邪。曷為不用白頭翁湯。與黃芩芍藥。有何干涉。厥陰篇有云。便膿血者。其喉不痺。先生恐加喉痺。何所本也。且痢如魚腦。不過虛寒。何為死証。諸醫不能。

答。因謂三秀。日君素知醫。曷為不自主張。豈當局者迷耶。况女本氣虛寒。藥主參附。今當大病。豈可去其主藥。而用大不合吾本氣者乎。必死之道也。吾觀此証。太少二陰之陷邪也。當用姜附。參芪。蒼朮。砂半。吳萸。丁香。一劑而効。數劑全愈。

族有患痢者。身體燥燥。聲音重濁。腹痛心煩。口瀝無味。痢証日增。醜脹愈甚。予曰。此秋燥証也。用懷地阿膠各四兩。桔梗甘草各一兩。濃煎。不時與服。一日一夜。服完。是劑人專甦暢。各証畧減。忽想鮮魚下飯。即與之食。訖得汗。其病如失。或問此証腹痛有寒乎。予曰。否。肺氣為。

燥氣壅遏。陷入腹中。搏結作痛。故但清其燥。無所往而不得之矣。

隣人萬德中。病後久虛。滑脫下痢。予用補中溫腎。健脾兜瀉。數劑無效。胃口不開。不思飲食。因令以白飯鮮魚。置其前。令聞其臭。必思食。果如吾言。胃口頓開。調理數劑而愈。常因此而推之。凡病後不思飲食者。以此鮮飭美饌。與之。亦可爲引開胃口之外助法也。

天慶班小生。名旺禮者。患痢甚危。七日不食。幾瀕于死。有熊任五官者。憫之。舟送來塾。求吾藥。其証上身發熱。下身作冷。此陽熱在上。陰寒在下也。心中煩熱。乃陽明

裏証。法用石膏。口苦咽乾。乃少陽腑証。法用黃芩。食不下。屬太陰。宜用黃芪。白朮。半夏。砂仁。身重多汗者。少陰亡陽也。法宜熟附子。炮姜。故紙。厥逆腹痛者。厥陰裏寒也。法主生附子。吳茱萸。因其陰陽雜錯。藥卽寒熱互用。一劑而病畧減。再投一劑。其心中煩熱。口苦咽乾。上熱下寒。併厥逆諸証俱已。于是方中。減去石膏。黃芩。生附子。加甘草。茯苓。數劑而全愈矣。

曾子滌槎醫一痢証。寒熱往來。口苦不欲食。痢出紅白兼綠凍。又帶清水。有知醫者。從旁問曰。此禁口痢也。主用黃連。予曰。凡不能食者。皆爲禁口。然有寒熱虛實。

陰陽表裏不同。觀其外証。少陽之經証也。綠凍者。少陽之本色也。少陽屬木。主東方青色。清水為鶩溇。太陰之臟寒也。少陽經証主表。太陰臟寒主裏。其陰陽表裏。懵然不辨。妄投黃連。必殺之矣。問者聞而愕然。復問曰。當用何法。予曰。法主小柴胡湯。去黃芩。加白朮。茯苓。附子。肉桂。一劑而効。三四劑而全愈矣。

陳春元一焯。其姪患痢。紅白相兼。身發熱而食不下。醫家謬謂受暑。悞用香茹黃連一劑。而病加劇。痢轉純紅。不能起床。陳春元來寓。延予視之。其証惡寒。發熱。頭項強痛。時有微汗者。太陽風傷衛也。前額眼眶連兩側痛。

者陽明兼少陽之表証也。胸膈不開。飲食不下。屬太陰。而又有少陰之目暝。身重。少氣。懶言。且見厥陰之腹痛拘急。逆上胸膈。此証隨邪六經皆具矣。吾用桂枝葛根柴胡以解三陽之表。黃芪白朮半夏砂仁為太陰理脾開胃。附子炮姜走少陰溫經散邪。吳萸川椒入厥陰驅寒降逆。一劑頭痛止。而熱俱清。痢轉白。而無紅。其三陰諸証仍未減。乃于方中除去三陽表藥。再服一劑。飲食漸進。腹痛畧止。痢亦稍輕。于是前藥再服二劑。而全愈矣。

女科要訣

進賢 舒詔 一馳遠著

論調經

大凡經水不調必皆因病而致無病之婦蓋未有不調者也。經云女子七歲而齒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交媾而成孕七七而天癸絕地道不通而無子乃天然不易自然而然安得有所謂經水不調者哉。蓋為病所阻營衛經輪不能自裕運行升降皆失其常以致月事愆期或前或後不以時下倘若不能分經辨証按法治病徒用調經諸方不但經不能調其病不除而不死者幾希矣必求其所

以致病之由。或爲六淫外邪。或爲七情內傷。或爲飲食傷脾。或爲痰飲阻隔。或本氣多火。迫血妄行。而經無常。或素稟虛寒。陽氣不運。而血凝滯。或經水短澇。由于陰精枯涸。或崩中帶下。皆因脾胃氣虛。凡此務宜審其病屬何經。察其本氣。辨其陰陽。確有所據。而後按法以治其病。而營衛經輸各自流通。連行升降。悉如其常。則經自調矣。所謂治其病。卽所以誅其經上乘法也。

從來女科。皆重在調經。謂經不調。不能受孕。故專以調經爲主。自予觀之。殊屬不然。常見有子之婦。無論經水調與不調。皆能受孕。其無子者。並非五不女之類。雖月信如期。

身終無產。此蓋天地造化之妙。有莫之爲而爲者。不可得而知也。其調經之說。竟可以不必。而治病之道。必不可不講。若病不除。匪但不孕。命且去矣。故予以治病爲主。真要訣也。推之安胎。權生亦皆當以治病爲主。其法屢試屢驗。其理可信。可憑。女科諸方。概不足錄。予非敢謬執臆說。剝前賢竊恐貽悞後世。寔出于不得已也。同志君子。當必有以諒之。

六淫外邪。乃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也。六氣爲病。各不相同。然不外乎六經。以六經之法。按而治之。而更察其本氣。辨其虛實。則皆得之矣。

七情為病不必穿鑿于所因統而言之皆為抑鬱憤懣之氣阻遏胸中以致飲食漸減則生化之源漸窒因而經水漸自不調法主宣暢胸膈條達脾胃收攝腎氣方宜黃芪白朮茯苓遠志砂仁白蔻半夏桔梗故紙兔絲更當相其本氣而為加減

客問憂鬱成病逍遙散可用乎曰不可名雖善而藥不通凡憂愁憤懣則胸中鬱結其氣消沮主乎靜靜而生陰則為病能受人勸則情懷舒暢其氣發揚主乎動動而生陽病故愈今為憂鬱一段陰氣痞塞胸中飲食不下憤懣增劇斯時不為宜暢胸膈條達脾胃而反用藥

胡薄荷重耗其陽更加當歸白芍愈滋其陰而不死者亦罕矣

飲食傷脾者宜用砂仁神麴人參白朮等藥痰飲阻隔者宜用六君加炮姜草果等藥

火邪迫血妄行者宜用生地丹皮梔仁童便涼血活血等藥更加參芪補其氣以統攝之

素稟虛寒者宜用朮附姜桂參芪等藥血虛肝燥陰精枯涸者宜用阿地歸芍等藥

脾虛氣弱不能統攝而為血崩者宜用人參黃芪白朮山藥芡實故紙鹿茸之類凡血妄行者或上溢而為

吐衄。或下行而爲崩漏。均爲脾虛不能統攝所致。法宜大補中氣。一定之理也。且有妄行于後陰者。曾答門人馬貫一云。一婦人奇証。每當期腹中痛連少腹。引入陰中。其經血不行于前陰。反從後陰而行。三日則腹痛諸証俱已。次月當期亦復如是。此爲何証。當用何法。予曰。此太陰脾氣虛弱。不能統攝。少陰真陽素虧。陰寒內結。而爲腹痛。侵入厥陰。則痛連少腹。引入陰中。其証總爲三陰寒極。阻截前陰。經血不能歸于衝任。而直趨大腸。宜用參芪苓朮大補中氣。附桂姜砂以驅少陰之寒。吳萸川椒以散厥陰寒結。更加山藥芡實煨滑大腹香附。

萬年霜引導前陰一定之理也。貫一卽依此法爲之調理數月。則經調而受孕矣。

女科書雖有調經先去病之說。然不能分辨六經。按法治病。如所載赤白帶下。白淫白濁。癥瘕積聚。痘癩腸覃。石瘦諸証。但執一方而無可憑之理。誠恐貽誤後人。而是書之所以作要訣之所以名極。知借越無似。寔出于不得已也。否則曷敢更置一喙哉。

論閉經

經閉不通者。亦必各有所因。未有無因而成閉經者也。從前女科諸書不能視病用藥。所載方論。概不足錄。今酌定

治病手眼。總在臨証之際。詳悉審問。察其本氣。分別六經。辨其寒熱虛實。其所因確有所據。按法爲治。其應而响。若其人陰虛火旺。經血短少。漸至乾枯。而經不行者。宜用歸地阿膠。滋陰養血。丹皮以瀉血熱。降香以行血中之氣。香附片以通其經。而經自行。若其人陽虛陰盛。冷積胞門。而血不歸經者。法主附桂姜砂。以逐冷積。參芪苓朮。大補陽氣。使陰退陽回。而經自行。曾醫龔雲從之婦。經信兩月未行。醫用膠艾四物。加紅花。二十餘劑。則飲食漸減。舌胎漸乾。且黑。謬謂有火。再加炒芩。又二十餘劑。則舌胎更芒刺滿口。腹膨作泄。人事困倦。身重惡寒。雲從來寓求

治。吾曰。飲食減少。腹膨作泄。屬太陰。人事困倦。身重惡寒。屬少陰。胎刺乾黑者。陽虛不能薰騰津液之所致也。方用芪朮姜附砂半桂苓。故紙等藥。六劑而身發大熱。吾知其泄。且夕間必自止。又三劑泄止矣。身熱漸減。而腹中又作大熱。雲從恐附子太過。予曰。裏陽來復佳兆也。積陰可化。經當自通。又十餘劑。而人事康復。飲食加健。腹膨俱消。舌胎盡退。經信行通如故。有爲精積一証。乃因經信當行。血海未淨。而強交媾。精與汚濁互結。而積于胞胎之中。以致阻塞。經閉不通。狀類有孕。而証不同。有孕之婦。飲食喜惡不常。且腹中胎息汨汨微動。精積之証。悶亂不安。飲食

不下。腹無胎息可驗。更當密問其夫。果有此事。法主攻擊。

破積。方用糯米一兩。用斑蝥十五個同炒。黃色易。斑蝥再炒去。斑蝥用糯米。花蕊

石一兩。硫黃五錢同煨。烟淨取出研末。山羊血五錢川山甲五錢沙炒製硫黃五錢

無名子五錢巴豆霜三錢紅花三錢桃仁三錢降真香三錢硃砂兩肉

桂五錢黃芪五錢白朮五錢人參五錢虛寒者加姜附五錢火旺者去

肉桂加大黃香附五錢已上俱為末。神麩糊為丸。每用開水

服五錢。攻通堅結即愈。若用藥不得其法。延至牢不可破

無能為也。有為濕痰佔踞胞胎者。其腹漸大。白帶常來。

飲食非如孕婦喜惡不常。且又無胎息可驗。由其脾胃素

虛。而生化之源為留。飲室塞。是以經血不行。兼之腎陽不

能化氣。而痰乃得佔踞胞胎。法宜六君子加砂仁草

十姜肉桂南星香附等藥。其痰仍隨白帶長驅而下。其

所消經信復通。可以受孕矣。

經之道。仍在治病。調經門言之已悉。茲不復贅。

論安胎

之道。法當求其動胎之故。然未有無故而胎自墮者。

其必有所因。或因脾虛氣弱。而不能載。或因縱慾傷腎。

而不能安。或因攀高。或因跌撲。凡此均宜大補元氣。調理

脾腎。如參苓朮芩。盆故紙等藥。若火旺。加煇地阿膠黃

芩。虛寒者加附子炮姜肉桂。若胃有寒痰。加炮姜半夏。若

兼嘔逆加砂仁白蔻吳萸丁香若三陽外感頭痛壯熱表邪大盛正氣受傷而胎動不安者則當分經解表以去其邪而胎自安若為三陰中寒陰邪內攻下利厥逆腹中急痛其胎必動宜亟回其陽以驅其陰而胎自安若陽明內結火邪人胃燥渴陰精胞胎立壞外見惡熱不眠舌胎乾燥噴熱如火大便閉結法當亟驅其陽以救其陰能見幾于早不失其宜胎亦可保

會醫房嬌懷孕三月而患熱病求吾藥吾見其口燥心煩渴欲飲冷者陽明裏熱也法宜白虎以撤其熱汗出惡熱大便閉結者胃寔也法宜調胃承氣以瀉其實口

苦咽乾者少陽腑証也法宜黃芩以瀉腑熱舌胎乾黑芒刺滿口者內火燥乾津液陰欲竭之徵也腹微痛而胎欲動者熱邪逼及胞胎也若不急行驅陽救陰之法胞立壞不可為矣即白虎湯合調胃承氣加黃芩一劑而熱勢畧殺再投一劑泄下二次結去津回諸証皆愈其胎即安此但治其病不必安胎而無不安者也曾見有懷孕五月者卒病中寒頭重如壓腰痛如折厥逆而惡寒腹痛而胎欲墜法當亟驅其陰以救其陽而胎自安粗工不解但用膠艾安胎散數劑而竟墮其胎且斃其生矣

又有懷孕七月者。漏下清水。時值秋分之後。燥令大行。乃為肺經受燥。醫者不識。謬執成法。以為脾虛。而用健脾之藥。不効。又謂藥不勝病。再加大劑。十餘服。水更加甚。而胎墮矣。其後仍復下水。醫謂小產後。元氣暴虛。更重用大補數劑。而証變喘促。直視。口不能言。延子診之。肺部洪勁。無倫。面色焦稿。肌膚燥。鼻唇扇動。吾知其不可為矣。乃詰醫者曰。若謂脾虛。何所徵驗。蓋脾虛者。當必自利不渴。今大便結硬。日乾心煩。乃為燥傷于肺。其氣下迫。胃中津水。長驅而下。而反用健脾之藥。愈助其燥。而肺愈傷。今見肺脈洪勁。無倫。鼻唇扇動。乃肺氣

立絕之候。尚可為哉。醫者不能置喙。少頃。氣湧而死矣。明年九月。又有懷孕七月。受秋燥而漏下清水者。其証與前死者無異。其家懼而求子。藥診視之。依然肺脈洪勁。皮色乾枯。心煩不眠。吾用工竹天冬。阿膠。雞子白。以清肺燥。桔梗。開提。甘草。和中。一劑而効。五劑全愈。可見安胎必當治病。病不能除。命且去矣。可不慎與。孕婦小便癱閉不通。女科書名之曰轉胞。謂氣虛則胎下墜。壓翻膀胱。為轉胞。因而胞系了戾。小便不通。了戾也。法主大補中氣。何其謬也。胞為胞胎。膀胱為尿脬。並非尿胞。小便不通。關係出瘕。于系無干。何必曰胞系了

疾且小便不通名曰癃閉。不宜驟補。法當宣暢胸膈。而醒脾胃。使上焦得通。中樞得運。而後氣化能行。方宜白蔻砂仁。半夏肉桂。更加桔梗開提。生姜升散。俾轉運之。机乃得先升而後降。妄投參苓。其术壅塞不行。何益哉。吾觀胎前諸証。惟惡阻一証。為中脘停痰。可為定例。其餘如子淋子腫。又名子懸子癰子疳等証。皆有寒熱虛寔不同。務必察其根因。確有所據。而後按法用藥。方為妙筭。女科諸方。皆非首要。吾不敢從。

附胎前預服良方

水黃芪 三錢

製白朮 三錢

白茯苓 一錢

西砂仁 一錢

炙甘草 八分

兔絲餅 一錢

栗盆子 一錢

破故紙 一錢

廣陳皮 六分

石方用煨姜一片水煎服。若體虛者加人參。陽虛者加附子。血虛者加歸地。火旺者去砂仁。加黃芩。此方必宜多服。自受孕以後。即服是藥。不可歇手。俾元氣足。則胎自固。而無墮胎之患。內氣克。則產自易。而無產難之厄。且臨產不受虧。產後必無病。然又胎元足。兒體堅。無恙。此為培母之後天。即所以毓兒之先天。上乘法也。凡孕婦有病。必當及時治之。務令其病盡愈。元氣康復。飲食加健。方無後患。切不可遺其病于產後。治之更難。甚且不救。慎之。

論催生

孕婦產難亦皆有所由來。懷胎十月形完氣足必自分娩。產母無病其產自順。今既發動兒已出胞頭已向。下曷爲三五日不產。其中必有所因。或爲氣虛不能運送。宜用參芪苓朮補氣之劑。或爲血虛津乏而不流利。宜用歸地阿膠髮灰龜板之類。或爲疾病侵害以致難產。當按六經之法。分經用治。使病去而產自順。醫不知此。任用催生諸方。無端妄投。徒斃其生而已矣。

曾見產婦臨盆數日不產者。其証嘔吐不止。腹中大痛。少氣懶言。身重無力。此少陰証也。催生諸方不可用。悟用黃芪白朮。附子。卜桂。砂仁。半夏。炮姜。吳萸。一劑而嘔止。但腹腹痛未減。依然少氣無力。于是倍加芪朮。再投一劑。則腹痛止。而氣力加健。其產如達。母子俱無恙。

又醫一証。發動六日。兒已出胞。頭已向。下而竟不產。醫用催生諸方。又用催生靈符。又求靈神丹。俱無効。延予視之。其身壯熱無汗。頭項腰背強痛。此太陽寒傷營也。法主麻黃湯。作一大劑。投之。令溫覆。少頃得汗。熱退身安。乃索食。食訖。豁然而生。此皆治其病而產自順。上乘法也。

論產後

女科書謂醫產後諸病。當以大補氣血爲主。此言雖得其

大概然有當補有不當補者。而當補之中。又有分別。血虛補血。必當兼補其氣。氣虛者。必不可兼補其血。其氣血兩虛者。法當重在補氣。蓋陽生則陰長也。觀女科所用諸方。往往偏勝補血。而且又重兼破血。然產後內臟空虛。必不可破。縱有淤血。亦不必破。務在求其所以然者。是必因病而致。治法。總當辨其寒熱陰陽。對証用藥。使病去而淤自行。不知治病。僅知破血。必殺之矣。產後眩暈不醒人事者。俗名血暈。主用破血。貽害千古。此為氣虛陽脫。法當重用參芪以固其脫。若兼厥冷。更加姜附。方能奏效。又如血脫一症。乃為元氣暴虛。不能說攝。法當大補其氣以固其

脫。此二証皆為氣虛。並非血病。不可破血。愈傷其元。併不可兼補其血。以致陰愈長。而陽愈消。不救之道也。惟人參一物。最妙。俗醫云。恐提氣。又恐弔血。死不敢用。不知何所本也。蓋血脫者。為氣虛不固。惟參能固。淤血不行者。多為氣虛不能運行。惟參能行。此其所以最妙者也。常于臨產時。用參一錢。以助內氣。則易產。且後無虛暈。虛脫之患。邇因參貴。又常用鹿鞭切片二錢。水炆爛。入鹽少許。連渣服。功能較勝于參。至于產後心腹痛者。多為中寒。女科謬名血氣。土用破血。亦必殺之矣。法宜朮附姜桂。參芪砂蔻等藥。若兼表証。仍當分經用表。合而治之。縱有淤積。亦不必

破所貴。治病去而淤自行。曾醫一証產後而淤未行。小便滴瀝。醉脹異常。醫用破血之劑。二服更加胸腹脹滿。人事昏迷。喘促不能卧。予曰。此非淤積。仲景有云。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此病在氣分。不當用血分之藥。蓋為膀胱蓄尿過滿。脹翻出竅。致尿不得出。吾用白菟宣暢砂仁半夏醒脾肉桂化桔梗開生姜散令服是藥。併教以手從上拂而膀胱之氣。乃得轉運。斯竅自順。而尿得出。果如吾言。其尿通利。自言寬了一節。旋郎又行。更覺甦暢。乃索食。食訖則安睡。睡起再行。腹消如故。于是改用扶脾健胃之劑。數服而全愈矣。此以小便不利而驗其無血也。又醫產

後一証。身重惡寒。食不下。大便泄。小便不利。腹中痞塊。作痛。醫家謬謂血氣用玄胡四物湯。加蒲黃服之。無効。轉加膨脹矣。于是再加厚朴木香。則脹滿加劇。湊上胸膈喘促不能卧。予曰。其身重惡寒者。少陰証也。腹中痞塊作痛者。陰寒凝結也。食不下者。陰邪逼塞胃口也。且陰邪下奔而作泄。膀胱無陽。其氣不化。而小便不利。凡此皆為病在氣分。彼妄投血藥。則陰愈長。而陽愈消。又悞破其氣。則氣愈虧。而邪愈湊。其証危矣。吾用砂蔻椒半宣暢。脘膈溫醒脾。胃附子禦陰。肉桂化氣。使上焦得通。中樞得運。而後氣化能行。桔梗開提。生姜升散。俾轉運之機。得先升而後降。一

劑而小便通。胸膈畧寬。再加黃芪白朮三劑而腹痛止。脹
漸消。飲食加健。身復發熱。其家問曰。表見發熱。何故也。子
曰。真陽來復。休徵也。經言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
再重加黃芪白朮一劑而泄止。其脹更消。忽加口渴。腹中
作餓。食未久。又索食。其家恐過服。桂附助起胃火。故能消
意。欲改用清涼。子曰。非也。經言脈滑而數。手足自溫。渴欲
飲水。飢欲得食。此陽進欲愈之証也。再加故紙益智收固
腎氣。又二劑而身輕。腹脹俱消。再加覆盆兔絲鹿鞭兼補
腎陽。數劑而全愈矣。痞塊消彌。終無血下。調理兩月。經信
行通如故。

其時又一產婦。腹中有塊。作痛。醫者因以行淤。未見血下。
轉加膨脹。更加楨榔厚朴木香沉香。數劑而脹滿加甚。醫
家謬謂成血蟲矣。乃極破之。其脹彌堅。飲食不能下。連更
數醫。皆為破血消脹。氣湧息高而死矣。凡此皆為病在氣。
分。不可用血分之藥。前條始雖有悞。隨即改用陽藥。着着
合法。病故愈。此條專從破血。恬不知改。所以死也。
產後胞衣不下。多由氣虛不能送。故方必兼大補其氣。否
則非法也。

下胞衣方

人參 黃芪 白朮 肉桂 山羊血 無名子

沒藥 以仁 砂珠 查肉 紫降香 製硫黃

已上各等分為末。飯碾成丸。開水吞服五錢。

又方用芡實葉大如盤者。取完全無破損。晒乾備用。凡用一皮。扯作三塊。水煎濃汁。酒對服。姜湯亦可。其胞衣即裂為三塊而出。若扯作二塊。胞衣即裂為二塊而出。此方得之萬天純。屢試屢驗。

又聞臨川世醫黃在田。下胞衣用紅菱葉。用法與前方同。功效亦同。屢試屢驗。

凡用此方。必察其果為胞衣未下者。方可用。若遇駢胎。產下一個。腹內稍停。因產母氣虛不能送。必俟母氣來

復再產者。此等藥方。切不可妄投。恐傷兇命。

曾在縣有洪元鎮。暮來寓。曰吾姐于午間產一女。胞

衣未下。特來求方。子問此刻人事何如。曰腹仍大。不作

脹痛。飲食有味。嗜卧懶言。別無所苦。子曰此駢胎也。還

有一個在內。故腹大而無所苦。若為胞衣灌血。勢必濁

氣上干。而為脹痛悶亂。莫可名狀。欲其安靜。飲食有味

何可得也。此為氣虛不能運送。觀其嗜卧懶言。顯然矣。

吾用黃芪白朮以仁各五錢 薄桂半夏各二錢 益智仁錢一 生

姜片令即煎服。明早再看。次日元鎮來云。服藥後即熟

睡至半夜。又產一女。胞衣隨落。今無恙。可見用藥必當

詳察不可忽畧此明驗也。

論乳病

乳汁不行各有所因。或氣虛血弱不能生化宜服參芪歸桂乳香等藥。脾胃虛寒宜服參芪朮附姜桂砂半等藥。或內臟多火津枯血燥而生化無源宜用歸地阿膠橘核以仁栝萸仁之類。或因外邪阻滯法當分經用藥以去其邪。則乳自通如女科書所載通草漏芦猪蹄湧泉諸方皆非正理不可用也。

妬乳吹乳二証女科謂因兕口氣所吹則乳汁不行而成腫硬此說非理寔爲解懷乳子外邪乘隙侵入乳房壅塞

乳道腫硬而痛閉久則潰斯爲乳癰若初起未潰宜用白芷半夏栝梗甘草白蔻乳香橘核生姜等藥外用生南星姜黃白芷研末砂糖調敷以內消而愈若兼三陰內藥加朮附姜桂苔兼口渴惡熱形色焮赤頂凸宜加芩地栝貝若三陽表証法宜分經解表更當相其本氣察其虛實依法用藥自能中肯。

已上皆驅逐消散之法不令外潰無害乳房爲上若已潰成膿又當重用參芪歸桂朮乳香等藥極爲排托則乳房無損日後有乳若已成潰陷外用紫草一兩麻油四兩浸三日去滓將白蠟一兩打碎入油內漫火熬烊另用白芷錢一松

香降香各三錢 枯礬輕粉各二錢 共研細末投油內攪勻候冷
以小僉子挑一塊置掌心撻開刮入陷中上蓋膏藥內服
托藥排托收功或者可冀僥倖乳無損
乳岩一証由脾胃素虛痰飲停積恹抑鬱之氣而膠結乳
下成核此病在氣分不可兼用血分之藥如流氣飲等藥
方皆無用法主理脾滌飲開鬱散結方用六君子加石菖
蒲遠志白蔻南星虛寒者更加姜附
乳懸一証謂因產後淤血上攻兩乳申長直過小腹痛不
可忍其說荒唐無理不可信其方主用川芎當歸尤其不
通皆不足錄

痘疹真詮

賢舒詔馳遠著

發執論

經云痘稟于陰而成于陽所謂稟于陰者以痘為先天真
陰中之胎毒也而成于陽者以痘必需陽氣為之運送而
後能成亦陰藉陽生之義也方其初痘苗一發真陽先發
則頭身發熱三日而苗現此為陽氣鼓動蒸鬆肌肉以透
苗苗齊則熱退乃真陽內伏交會于陰而後方能供其所
用也並非邪從外解者比迨至運水復發熱三日乃真陽
至是復出薰騰津液而運水水足則陽仍復而熱退及其

養漿則真陽仍然出現而復發熱以化毒成膿三日膿成則熱仍退而陽伏漿既足又必藉熱以乾之否則不能結痂痂落後又發熱三日蒸化斑點謂之燒斑否則斑不能化俗醫謬謂慎食鹹物乃由不識此理耳所謂痘稟于陰而成于陽如此然則治痘始終以扶陽為第一義其清解之法必因實邪不得已而行之切不可慣用若慣于齊苗時則水不能足而頂陷頂陷者陽氣虛也法當大補陽氣否則頂不能起且必厥逆腹痛陰寒起而症變矣若慣于養漿時則膿不能成而癢場癢塌者火衰也法宜參芪苓朮附桂鹿茸鹿胎鹿鞭等藥否則寒戰咬牙吐瀉交作不可為矣至于身涼而膿不乾痂落而斑不化者皆由清熱解毒之過也所言不可清者正熱也乃真陽發見于外用以成其功也然又有邪熱與正熱不同不可不辨邪則傷正足以害痘又不可不治其邪當分經辨証隨証用治逐條定例如左

正熱者陽氣蒸薰自內達外手足溫和喜露頭面不惡寒其熱和緩時熱時退時有微汗人事清爽飲食有味二便如常所謂內外無邪不必施治雖然無邪不可玩視仍當相其本氣輕劑扶陽助胃不致有失方為妙筭邪熱者風寒之邪自外而入怫鬱陽氣憎寒壯熱四肢冷

而無汗。法當視所見証。屬于何經。依據六經定法。分經用藥。以解外邪。然必小心體貼。不可傷正。

凡邪熱過勝者。于法固宜亟驅其邪。然不可盡除其熱。乃于邪退之後。仍宜輕劑扶陽助胃。方無後患。曾醫一証。齊苗時。身熱煩燥。口渴飲冷不惡寒。大便閉。小便濇。苗色赤而暗滯。顆粒小若針尖。此為邪熱過勝。胃有結燥。吾用牛子蟬退。以解外熱。生地紫草茸。以解血分之熱。重用大黃少佐芒硝。以蕩結燥。服一劑。大便通。熱勢畧殺。再投一劑。泄下二次。熱淨也。涼苗轉紅。活光壯。是夜復加煩燥。啼叫不已。問其故。不能自達。然而苗色甚佳。此何故耶。予細籌

之。乃悟到痘書有云。熱不可盡除。此為大黃過劑。損傷裏陽。以致不能運送苗氣。不能發越于外。轉為內逼。所以憤悶不安。莫可明言。急投溫中助陽補氣之劑。一服而安。未幾到省。傅士中來寓。問及痘科。用藥扶陽之道。吾語之。故併舉此症之治驗。以告士中。愕然曰。悞矣。前在閩子崗。見一症。與先生所言無二。師亦用下二次。下後煩渴不已。師見苗色甚佳。玩忽而不藥。越二日。症變厥逆。腹痛投藥無効。轉瞬痰壅而死矣。可見熱不可盡除。直格言也。然扶陽雖為上乘。貴圖幾于早也。失治則無効。可監矣。慎之慎之。若本氣虛寒。素慣腹痛。作泄。喜食辛熱。而惡寒涼。今值發

苗雖有三陽表証亦不可發汗而誤用麻桂柴葛羌防之類法當重用姜附參朮爲主卽令表邪重亦只可畧兼表藥表証稍輕勿用表藥專主溫經

若熱盛發搐者爲表邪閉固苗氣不得外達所致得汗則解解而復作者表邪尚未去也宜從所見外証依法表散亦有宿食壅積而發搐者吐之消之則愈食壅與表邪有辨脈浮主表沉爲食積更于舌胎以及胸腹各處審辨自能中肯又有火壅經絡津枯血燥營衛蹇滯以致苗不得透而發搐者其症必大熱大渴舌乾口臭惡熱喜冷法宜柴胡葛根內加花粉連翹生地竹茹之類凡搐發于

初熱見點之時皆無妨至齊苗之後大忌此証

搐與驚不同搐爲實証閉証驚爲虛証脫証何以驗之嘗其搐時卽于其旁鳴鑼放鏡彼皆懵然不識驚証雖直視頭仰身手俱張人于其旁作一咳聲卽着一驚且必面青唇青便泄清白宜用人參黃芪白朮茯苓炮姜附子半夏琥珀之類

若發熱見點之時遍身作癢者此爲衛陽虛不能克抑腠理蓄欲出而不得出者遊移于皮膚之內而作癢宜用桂枝干葛甘草黃芪白朮附子肉桂助陽解表之劑外用胡荽酒對姜汁麻巾蘸帶熱擦之或用大紙燃照之引開腠

理苗出而癢自止。若灌漿時作癢者，勢必無大熱。大熱則不癢，必其痘頂平陷而色淡白或灰色，宜用人參黃芪、白朮、附桂、鹿茸之類，助陽補氣，俾頂起漿足而癢自止。凡癢者，總為陽虛，故曰火衰作癢。火實作痛，其火衰者，切不可妄用消風活血等藥，致令陽愈虧而症愈壞矣。時醫見癢，令以荆芥、艾葉等燒烟薰之，亦能暫止，彼以為消風止癢之法，用之有驗，殊不知大謬不然。痘症之癢，並非風熱，薰之亦暫止者，總以火衰喜熱故也。其有真正陰虛血燥而作癢者，其色枯焦紫赤，其形縮小而不開，胖口乾舌燥，小便赤澀，法宜歸地、阿膠養血潤燥，丹皮、紫草以

解血熱。牛子、蟬退以解外熱，則痘轉紅活，光壯胖自開而癢自止。又見痘書有云：灌漿時必不能免其手搔，須令着長袖絹衣，縛其袖口，不令搔破，庶不麻面。隱所見抑何陋也！火衰作癢，萬不可忍，即縛其袖，亦必擦破，且麻面之由實為痘未克，拓陷于皮毛之內，凡落一痂，自有一孔。吾常于其灌漿時用藥，極為排托，送出皮毛之外，必無麻孔。且膿漿克滿，瘡窠疼痛，不縛其袖，其手自不敢近，則無擦破之患。

若初發熱時，遍身疼痛者，乃由外受之邪，壅盛阻滯經絡，苗不得出，法宜分經用藥，使邪去苗見而痛自止。若痘已

出齊。而身疼痛者。則視其形色。察其本氣。用藥以助灌運。膿成毒化。而痛自止。若漿滿而痛者。非身痛也。乃毒氣實盛。盡攻瘡窠。而作脹痛。法宜重用參芪桂朮鹿茸等藥。大補之劑。助其元氣。以盡化其毒。頂足其漿。則脹自收。而痛自止。痘書有謂漿足而痛者。用白芍一味煎湯服之。痛自止。此非法也。蓋痘必以托出為主。反用收斂。使毒氣不得盡化。必有後患。以理揆之。且必結痂更緩。曾治隣家一症。痘出稠密。色紫赤而不紅活。遍身疼痛。更奇者。兩腿各見青紫埂一條。約寬一指。纏至膝下。其處手不可近。觸之則痛劇。其腿膝上下。除此埂外。截然無痘。殆所謂枯樹

掛蛇者是也。其人體氣堅實。身壯熱而不惡寒。二便調和。飲食雖不甚健。尚能吃粥二小碗。若脾虛便泄。厥逆惡寒。恐不可爲此。乃木體陽旺。兼之外邪實盛。阻遏營衛。吾用桂枝牛子各一錢。以通營衛。而逐外毒。當歸五錢。助營活血。紫草茸一錢。以解血分之熱。茯苓桔梗各一錢。以泄氣分之熱。甘草陳皮各一錢。利氣和中。服二劑。則痘已開盤。運水矣。其兩腿埂上。亦皆運水。轉爲白埂。明亮如吹豬腸。根脚仍有紅暈。其痛漸減。因其熱勝多火。不用雞魚。但令食鵝。以助漿藥。用芪朮當歸生地各五錢。紫草茸桔梗甘草各一錢。日服三劑。三四日。而白埂轉爲黃埂。則膿成而

痛又滅再加茯苓何首烏各三錢數劑而功成矣。

形色論

看痘之法看其形色以驗吉凶。有形有色吉之兆也。無形無色凶之徵也。其初出也。顆粒稀疎磊落分明。謂之有形。若見三五成串粘聚模糊或密如蚕種小若針尖皆為無形。所謂色者以紅活光潤為佳。若枯焦紫赤暗滯不明。乃為無色。迨至開盤之後。又以形色辨氣血。氣則驗于形。血則徵于色。而其虛實較若列眉。書云氣體天而親上。血體地而親下。其高起之泡氣之位也。上也。氣宜克焉。四圍根脚血之位也。下也。血宜附焉。泡頂尖圓而形光壯是氣克。

而居其親上之尊也。四圍根脚而色紅活是血附而安其親下之分也。氣居其尊血安其分而後和順交會。載毒外出。此最吉之痘。可勿藥而愈也。若頂陷是氣虛而不能克。法當補氣。四圍根脚色不紅活是血虛而不能附。法當補血。真陽虛者亦無紅暈。甚至通身先自身涼。其有通頂紅色而成血泡者。此非血之獨盈。乃由氣虧失其居尊之常。故血得以妄行。僭居其位。急宜大補其氣。氣克則必居其在。上之位。而血自安其在下之分。不得泛濫妄行而泡轉白矣。世人不識此理。見其血泡。謬謂血熱。而用涼血解毒之劑。致令氣愈虧。而斃愈速也。不亦悲乎。至于調養氣血。

之法其氣獨虛者固宜專補其氣不宜兼補其血蓋陽不能從陰陰愈長而陽愈消也其血虛者多由胃氣虧損元氣不足所致故補血必當兼補其氣蓋陰必從陽陽生則陰長也愚謂先輩此義誠為看痘要訣後人毋庸置喙然而看痘必當外看形色內察本氣彼此勘訂而後的對用藥無不各當

若察其本氣無虧飲食如常二便如常精神爽慧手足溫和其候無內症矣再看其痘有形有色真佳兆也可以勿藥即合無形無色但見內外無症亦不足慮只須相其本氣調養氣血扶脾開胃助其運灌成功亦無難者若其人

飲食不下二便不調煩燥悶亂晝夜不寧即其痘有形有色而其証亦甚可憂也務宜小心體貼病情斟酌用藥是必病去而人事飲食俱康方可成功若其內症既重痘又稠密成串暗滯不明真危候也粗工不得其法則立斃其生其法為何若察其本氣虛寒頭重頸軟手足厥逆便泄清白法宜參芪朮附鹿茸鹿鞭之類大劑陡進若泄不止另製肉蔻末龍骨末加入藥內化服嘔逆更加砂仁白蔻丁香半夏吳萸之類務令泄止陽回精神爽慧飲食漸進方可得生若察其真陰素虧胃火素亢外見壯熱煩燥渴欲飲冷小便短赤法宜當歸生地梔子麥冬石膏紫草牛

子蟬退外。解熱毒內。救津液。務令津回。渴止。人事安靜。痘轉紅活。光壯而後。改用調理之劑。以助運灌。可以成功。若更兼舌胎乾燥。噴熱如火。腹滿惡熱。大便閉結。甚至譫妄。急當行驅陽救陰之法。蕩除結燥。以存津液。少緩則無及矣。是必重用大黃。芒硝。枳實。當歸。生地。紫草。茸。牛蒡子。蟬退。使結去津回。舌潤身安。痘起。紅而後。改方調理。方能成功。時亦危矣。痘書有。有色而無形。休教有形。而無色。是痘以色為主。色以紅為貴。而紅有圈紅。噴紅。鋪紅之別。圈紅者。一線紅圈。緊附于根窠之下。最佳兆也。噴紅者。根下血色隱隱出于部外。其勢走散。而不附氣。乃由

氣虛不能統攝。法宜大補其氣。氣克則必緊附根窠。而不走散。鋪紅者。一片平鋪。遍身無痘之處。皆紅。所謂地界不分者。是也。若証兼壯熱。無汗。口渴。不惡寒。法主葛根。牛子。紫草。生地。甘草地。骨皮。若更口臭。舌乾。不大便者。更加大黃。以除內結。務令熱退身涼。地界分清。而後改用平補之劑。以調理之。其有通身白。無紅暈者。俗名錫光。痘身涼。不溫。乃為陽虛陰象也。法當用參。芪。朮。附。鹿茸等藥。大補其陽。陽足則身大熱。而根窠紅綻。膿稠漿足。厥功告成矣。曾于隣姓。見有此証。醫家以為血虛。不能附。不為補火。殖土則陽不能回。而紅暈不見。身不發熱。而漿不能乾。因

放爆竹一笑而逝。此陽從上脫也。可見紅暈亦真陽之驗。不可專以血言。其有根無紅暈頂含黑水者，乃陽氣大虛陰氣凝而不化也。法宜桂附姜砂芪朮參苓鹿茸等藥。大劑連進，自必根窠漸紅，黑水漸化，膿成痂結，無餘義矣。有等擦破焦乾之証，又非陰氣凝而不化者，此乃青火結而不化也。其証身熱煩燥，面色乾黑，頑硬暗滯，無紅。此毒火實盛，熬竭陰精，最為惡候，不可治。若擦破者，少用藥及時亦尚可為。曾醫黃氏翁，年踰七旬，妻喪子亡，寡媳一孤，其弟年亦七十一，子夭亡，無一孤孫。時同出痘，痘同一症，毒盛稠密，色紫赤而無潤澤，形縮小而不開，胖間有一

二擦破焦乾者，其証舌乾口臭，渴欲飲冷，壯熱不大便。吾用牛子蟬退以解外毒，生地紫草清其血分之熱，以救津液，重用大黃少佐芒硝奪其內毒，以救內焚。各服二劑，泄下數次，舌潤身涼，苗轉紅活。焦乾者漸有紅暈，乃改用芪朮當歸甘草二劑，忽見寒戰咬牙。其家張皇，吾曰：不妨。此為痘出過多，陽氣精津運用不及，而有此虛寒之象。于是倍用芪朮，更加肉桂附子鹿鞭數劑，寒戰止而身微熱，痘頂起而毒成膿。其焦乾者亦皆有線漿，又數劑而成功矣。痘有五泡：曰水泡、膿泡、灰泡、血泡、紫泡。痘有五陷：曰白陷、灰陷、血陷、黑陷、紫陷。水泡者內含清水，皮薄而明；痘有

大小痘粒成串。則爲大疱。不成串。則疱小。經言氣熱生水。水疱者。氣分有熱也。愚謂不然。其初皆由陽氣薰騰而上。水水既上。猶藉爲氣。蒸化而成膿。今謂氣熱而悞用黃芩。澤瀉等藥。致令氣愈。而膿愈不能成。吾常治水疱之証。重用參芪。姜桂。木附等藥。則水疱漸以成膿。而爲膿疱。再投前藥。數劑。則膿乾成痂。無餘義矣。膿疱失治。則破爛流漿。水疱失治。轉爲白陷。陷則難爲力矣。其法仍宜參芪。桂附。鹿茸等藥。重劑連進。務令頂起。漿行。方可成功。若其旁有小顆粒。見出圓足飽漿者。謂之子救母。最佳兆也。灰疱者。乃頂含黑水。陰氣凝而不化也。失治。轉爲灰陷。陷則不

可再。失急。宜大補元氣。助陽藥。陰務令頂起。漿成。或有線漿者。亦可得生。否則變爲癢塌而死。血疱者。乃爲氣虧。失其居尊之常。而血得以妄行。僭居其位。前論已悉。毋庸再贅。但血疱失治。轉爲血陷。其法仍不外大補其氣。氣克則陷可舉。而膿可成。紫疱者。其症有二。一則由其氣虧。而血得以泛濫妄行。色見青紫者。亦陰氣凝而不化也。其証必身倦微惡寒。舌胎白滑。法宜重用參芪。木附。鹿茸。桂附等藥。而膿可成。失治。則轉爲紫陷。仍宜前法。大劑連進。不可歇手。亦可成膿。一則枯焦紫赤。外見口乾惡熱。小便短。大便硬。法宜涼血解毒。失治。則轉爲黑陷。若周身未至。盡陷根

脚畧有紅活之意者。陰尙未亡。尙有生机法。當重用涼血解毒兼行內托。但得線漿亦可成功。若得子救母更佳兆也。若周身盡成黑陷。根脚無紅暈。陰精已竭。固者不可治。卽未盡陷。而根脚乾枯無活色者。皆不可治。若其人內氣克實。飲食尙健。二便調和。人事清爽。明者當前。特出手眼。相其本氣。審其津液。按法用藥。或者可冀。僥倖于萬一。噫亦危矣。至于前人所製人牙散。獨聖散。雞冠血。桑虫之類。皆非正理。吾未見其有效。不可用。

痘症有出而復隱者。其症甚危。乃爲外薄不正之氣。苗觸之而復隱。主用紫背荷葉。以其得震卦仰盂之象。能升發生生之氣。且芳香可以却穢。若無汗加羌活。體氣怯弱者。加參芪。血虛者。更加當歸。火旺血熱氣滯者。加猪尾血。紫草。陳皮。

起脹論

痘至開盤時。痘漸長大。頭面腮頰亦漸腫起。謂之起脹。至膿成漿足。痘回頭而腫亦漸消。斯爲脹收。蓋緣痘毒自內達外。此時尙在營衛肌肉之間。渾而未化。所以痘起脹而頭面肌肉亦隨之而起脹也。迨至膿成漿足。周身毒氣盡皆化入瘡窠之內。所謂毒從膿化。則痘回頭而脹自收。亦由內氣克實脾胃強健。乃得有此。若當起脹而不起脹。

者乃由元氣內虛不能運送法當依據本氣而用大補之劑務令內氣克拓載毒外出則盤自開而脹自起若痘未起脹而頭面預腫者乃為元虛浮腫非起脹也痘毒惟藉元氣為之運送其人元氣虛弱不能運送故痘不得起脹而頭面反見虛腫見其虛腫知其痘必不能起脹也法當相其本氣大用補劑使內氣克足則虛腫消而痘自起其有表邪壅盛而頭面預腫者法當分經辨証對証用藥以散其邪使邪退腫消而痘自起其有痘既回頭而脹不收者乃由元氣虛弱不能攝毒餘毒遺于營衛肌肉之間未得盡皆化入瘡窠之內所以其脹不收法宜陞進參

芪桂朮務令陽氣克足餘毒盡化而成收斂庶無後患一痘起脹毒浮于外為順不起脹其毒高伏為逆痘書有云痘出稠密封眼者有救不封眼者無救其說于理未達但言痘出稠密起脹者有救不起脹者無救其理確不可易封眼者蓋緣眼弦多痘其痘起脹而眼必封若眼弦無痘雖起脹而眼仍不封然而眼封不開勢必轉增煩悶飲食無味亦甚為所苦也吾常于眼弦多痘者當起脹時用藥極為排托外用胭脂濃汁新筆頻洗眼弦務令通身起脹而眼常開則內無煩燥人事清爽飲食有味更易成功且痘後無眼患

養漿論

治痘緊要在於養漿。漿成則毒化，漿不成痘斯壞矣。故自發熱見點，運水起脹，逐步調理，無非經營養漿之道也。若夫顆粒尖圓，根窠紅綻，身微熱而精神爽慧，此上等痘也。可以勿藥而漿自成，苟形色平常，全憑用藥扶陽助胃，以養其漿。最患者無熱，熱則真陽出而用事以化其毒，故曰化毒惟精。陽氣養漿最喜身熱，其熱固者不可不及，然亦不可太過不及者。陽氣有所不足，不能蒸化其毒，法當助陽補氣。太過則氣血受其煎熬，其毒不得渾化，法當養陰。濟陽必須陽氣沖和，流露陰血，翕然隨之，而後兩相交感。

則漿行而毒化最忌者作泄。泄則中氣餒不能運送，泄則陽氣傷不能化毒，必當預設隄防。早為調護，健其脾胃，助其陽氣，不致有此。方為妙筭。若泄利不止，急當重用參芪桂附、蒼朮、鹿茸、訶、蔻、龍骨之類，極為兜瀉，務令泄止。陽回方可成功。經言陽回利止則生，陰盡利止則死。何以驗之？其人手足溫和精神爽慧，飲食加健，斯為陽回佳兆也。若利雖止，其人依然厥冷，飲食不下，喘煩不安，躁擾不寧，此陽未回，乃陰盡立死之候，不可治。至于偶受外感，或內傷飲食，或痰飲咳嗽，或為牙疼，或為喉痺，或為虛寒腹痛，或為毒火閉結，概宜分經辨証，察其本氣，看其舌胎，問其飲

食喜涼喜熱驗其二便或利或閉而後寒熱虛實確有所
據按法為治無不各當 曾醫一症養漿時咽喉痺痛飲
食不能下其人惡寒腰痛身重欲寐舌胎白滑三四日不
大便吾見其少陰証具知為陰寒挾飲上攻咽喉其大便
為寒閉不通將來出弓出弓者定是溇泄方用生附熟附
半夏人參白朮炮姜胡椒同煎服外用生附子末吹
其咽喉日服二劑果泄溇糞二次痺痛漸止飲食稍進前
藥內加黃芪再投三四日咽喉全愈膿漿克足而成功矣
若其人惡熱喜冷舌乾口臭乃純陽無陰之証內當服牛
子射干三黃等藥外宜吹黃連水麝等末反此俱殺之矣

總在臨症之際小心體認勘訂詳明不可忽畧至于養漿
時尤不可忽畧務宜刻刻留心時時體察不可失手此必
勝之筭也

收結論

收者漿固而脹收也結者膿乾而痂結也收結如法內外
無症厥功告成矣漿固而脹不收者其陽虛而不能化其
毒也膿成而痂不結者身無熱而不能乾其膿也故膿漿
克滿之時必宜蒸蒸發熱則脹漸收而痂漸結也所謂痘
稟于陰而成于陽者豈非于茲熱而有所明驗乎夫熱者
正熱也乃真陽發見于外用以化其毒而乾其膿也正熱

不可清恐傷其陽而邪熱不可不清。不清其邪與餘毒相搏其毒加熾阻遏經輪餘毒愈不得化邪與毒搏結而不化無由開解是癰瘍之所由生也。其爲害可勝言哉。急宜清熱解毒其法仍不外分經辨症對症用藥務令邪熱清而經輪自行熱毒解而餘毒自化良工苦心斟酌于邪正之間得當于開解之法神乎其技矣。若回漿時其周身上下忽爾盡收此收結太速餘毒不及化必有後患。速收之後通身肌肉皆赤者乃爲邪熱外薄搏其餘毒鬱于肌表而不能化其後必發疔瘡若流膿水而蔓延者服藥用牛子甘草銀花虫退黃芪白朮當歸紫草何首烏土茯苓

苓之類外用。芦薈黃柏松香枯礬藜蘆殼灰射香等爲末。麻油調搽自愈。若生口疳牙疳者其口內紫赤噴熱臭穢者方用芦薈黃連綿繭灰射香等末吹之。若口內淡白舌胎滑而不熱者寒涼藥切不可用。方宜姜附六君子湯加南星川椒外宜用生附子煎濃汁頻頻漱口自愈。若紫赤結硬一塊者爲痘後毒發也。頂高嫩赤者陽毒也。外用黃柏白芷倍子其爲末水酒和蜜調敷。膏藥蓋頂內服羌活銀花黃芪白朮當歸生地甘草乳香等托裏排膿出頭後去羌活加何首烏茯苓多服自愈。若虛寒之人回漿時忽爾泄瀉數次而痘速收者未化之毒入于內或結陰毒。

或人眼而生翳障。發陰毒者結硬一塊。漫腫無頭皮色。不
變其人舌胎白滑。身倦惡寒。外用生附子。生南星。生半夏。
光草。烏薄桂。姜黃等爲末。砂糖調敷。內用姜附六君子湯。
加南星。薄桂。多服。以內消而愈。毒有半陰半陽者。其初
仍是漫腫無頭皮色。不變。或頂上畧有紅色。治宜從陰毒
法。若陰多陽少。用此藥。其毒可以隨陰而俱消。若陽多陰
少。仍用此藥。以破其陰。陰盡陽回。則膿成而毒破。前藥內
再加黃芪。乳香。何首烏。多服。自然膿盡。收功。有等蛆。痘由
陽虛不能化毒。無熱不能乾漿。以致潰爛不收。膿水臭穢。
而生蛆。法宜內服助陽補氣之劑。外用蛆藥爲末。搽之。其

水卽乾。蛆自化而成收結。餘毒入眼而生翳障者。其毒
有淺深不同。其治亦因之。而有難易。要在看其痘痂。若痘
雖收。其根脚紅盤。歷歷可指。是痘毒雖入而猶未深也。其
翳可以勿藥而自落。切不可悞用虫退。兎矢等藥。更引其
毒。盡攻入眼。轉令其翳愈不得落。若根脚紅盤。與痘俱收。
盡皆没于無有者。其毒併歸入且深也。眼中之翳。迥非尋
常。若再悞用虫退。兎矢。其眼必瞎。予因悟到一法。用藥翻
出紅盤。兼以排托。餘毒務令其盤。個個現出。眼中之翳。不
必治而自落矣。此上乘法也。吾屢試而屢驗。方用生芪二
兩。紫背荷葉五錢。法製神曲八錢。白朮茯苓。人參。若無人

參洋參可用薄桂芫絲餅枸杞各一兩甘草五錢已上共
爲末開水化服若有火者去肉桂加生地土茯苓各一兩
日服末藥二三次外服鮮鰾湯或鮮魚湯翻出紅盤而翳
瘡自落一其有痘後眼疳及痘風眼其上下眼弦俱爛紅
濕不干者方用口津磨石燕艾烟薰乾取三錢烏梅肉五
倍子蘆薈枯礬各一錢黃連銅綠各五分射香一分共爲
末乳汁二匙對麻油一匙調搽上下眼弦自愈此方甚驗
經久不愈甚至十餘年者皆可治

麻疹論

經云痘稟于陰而成于陽麻稟于陽而成于陰此陰陽互

根之妙也麻乃先天真陽中之胎毒然必得陰與之交感
而後能生其化故曰成于陰也方其初發熱三日必周身
縻縻微似有汗而苗乃見汗者陰之液發熱而縻縻者陰
陽交感施化之驗也苟非有縻、之汗則營衛乾澀腠理
閉固其苗何由而得出耶及其齊苗務令顆粒紅活鮮明
是乃營血附隨其氣毓成佳頤而精華發見于外也其後
以漸回場場後之暴悍餘氣亦必由交感而化陰得之而
爲癍迹癍迹者陰血之所爲也不欲其速收恐其餘毒復
返入內必有後患是功成于此豈非成于陰乎所謂麻稟
陽而成于陰如此然必內外無邪方能成功邪則傷正有

善于麻法當分經辨証依法定方使邪去而正無害則醫
術和順陰陽交會無所往而無不得之矣凡痘症重在透
漿麻症只要齊苗苗齊功始八九其後不過調理而已形
色喜鮮明而嫌暗滯不妨其多總要出得透透則內無留
毒其症常兼咳嗽及咽喉痛咳嗽治法詳于痘門咽喉治
法以甘草桔梗為主相症加減若紅腫惡熱口渴尿赤宜
加黃芩生地牛蒡子外用蘆艾蛇床子研末新烟銅盛燃
吸烟取出痰涎咽痛漸愈若不惡熱舌胎白滑宜加半夏
南星外用蘆艾半夏南星研末吸烟取涎若聲音重濁更
加阿膠玉竹雞子白之類若不紅腫舌胎滑而冷不渴惡

寒喜熱宜用半夏南星附子肉桂之類外用油蘸大紙擦
照其後頸或用生附子研末吹之自愈凡此不過但引其
端而未詳其法非畧也用法不外六經驗症重在本氣痘
疔言之已悉諸法畢具彼此可以相通毋庸復贅

附案

魯醫老庚者年二十有七夏月出疹頭身微熱面色淡紅
咽喉痛甚時醫誤用柴葛牛子甘桔等藥轉加作泄大泄
數次疹頓沉沒咽喉轉閉口不能言人事恍惚暈眩欲絕
時天有在坐予謂天有曰此証全是一團陰寒在裡若原
疹家通套藥必不可生天有曰何以言之予曰若內實有

火苗當紫赤何得淡紅且咽喉雖痛而不赤腫又無煩渴惡熱等証明明腎臟虛寒陰火上攻也且陽和布令日體順昌麻疹屬陽必純陽始得出透見點之時如萌芽初吐遇陰慘肅殺之氣摧殘所生靡有孑遺今值此陰邪橫發埋沒真陽而疹不沉沒者幾希矣惟是陡進附子乾姜半夏甘草白朮茯苓肉桂黃芪溫補兼行以驅陰回陽俾駁劣悉返冲和乃得功收再造危乎微乎

從姪經十年三十出疹初熱時心中煩燥腹內疼熱甚爲剝床彼因問三豆湯可服乎余曰可急煎服于是心腹煩熱乃解前不出現人事暈眩咳逆喘促鼻鬚扇動詳察其

証知其爲熱毒壅塞于肺肺壅則津液不行肌竅不開苗故不見因用黃芩以清裏熱阿膠麥冬以潤肺燥桔梗開提肺氣柴葛芳薄清解外熱甘草緩中杏仁定喘服三劑苗雖出透而色皆紫黑人事更覺沉重飲食一點不能下余悄謂其家曰麻書有云淡紅者生紫黑者死其家駭怖無似余復安之曰豈真死症耶但其症極險耳此爲內熱甚而血結也其証舌乾口臭惡熱喜冷聲音响亮仍用黃芩麥冬阿膠以清內熱而潤肺燥加以丹皮瀉血中之熱合紅花之活血者以散血結蟾退牛蒡解其外毒黃連甘草解其內毒連進三劑人事漸安飲食漸可紫黑漸退而

麻疹場矣。然有陰邪內盛者，苗亦紫黑。法宜驅陰回陽。其証舌潤不渴，聲低息短，惡寒喜熱，與此不同。

前月其弟字志千者，年二十一歲，疹出甚艱，信任內戚所薦之醫，不知解托，概用寒涼，遏鬱苗氣，而不能出透。至九日而死。經干謂其弟不自謹慎，起居失節，飲食失調，以致此耳。傷哉！其弟為庸醫所殺，不歸罪于醫，而反躬自責，足徵心地惇良。皇天豈無默庇，所以自出麻疹，其証雖險，而終無害也。竊謂賞善自應，罰惡殺命之醫，寧不速誅之耶？抑何日得蒙上天併顯，誅其薦醫之人，方快吾心焉耳。諺云：賢不薦醫，醫為賢人所不薦，獨愚人可得而薦乎？于是

余又痛恨夫薦醫殺人者。

曾醫天瑞之子，大熱大渴，舌乾口苦，咽喉腫痺，氣喘腹痛，下利紅白，小便赤熱，苗色紫而暗滯，此為火邪克斤三焦，俱為熱壅傷津，而渴觸肺而喘，上攻而為喉痺，下迫而便紅白，精津血脈受其煎熬，故苗色不紅，活口苦者，少陽之裏熱也。方用柴胡黃芩清解少陽，大黃通瀉三焦，實熱梔仁引三焦之火，屈曲下行，生地紫草以解血分之熱，杏仁定喘，桔梗開提，甘草和中，服一劑，諸証畧殺，但腹痛未減，小便如故。是夜用神砂六一散二錢，桔梗煎湯化服，使桔梗通天氣于地道，則氣不滯而壅自疎。六一散開支河以

瀉小腸之熱。一服而小便通。腹痛即愈。次日苗轉紅活。諸証俱已。于是方中減去柴胡黃芩。大黃梔仁。更加當歸茯苓數劑而全愈矣。

曾醫國先之孫。苗色淡紅。煩燥口渴。唇爛而腫。清涎成流。飲食不思。小便短。大便閉。予細察之。此証內真寒而外假熱。其人惡寒。身倦欲寐。乃少陰証也。內有真寒。舌胎滑而冷。口雖渴而喜熱飲。且不能多飲。小便短。大便閉者。以清涎上湧。津液逆而不降也。諸証皆非真熱。乃假象也。方用附子白朮茯苓半夏。吳茱萸。服一劑。苗色畧轉。人事飲食亦漸就康。再投一劑。口唇全愈。清涎亦不吐矣。大便初硬後溏。旋即又行。轉紅白痢。吾知其裏邪從下行矣。亦胃氣有權。穢腐當去之徵也。但小便仍短。方中重用肉桂末。藥內化服三四劑。諸証皆愈而成功矣。



